



梦回可克达拉

■ 文/张仁君

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，走过的路、看过的景、认识的人，都会留下深刻记忆。没去新疆前，尽管也听人描述过新疆的场景和故事，但总感觉朦胧且遥远，一直隐隐地憧憬着。没想到，2020年初，我被组织上选派到新疆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援疆，一干就是三年，蓝天白云、雪山草原，流淌不息的伊犁河水，清澈见底的赛里木湖，以及可敬可爱的可克达拉朋友们，都让我欣喜不已，深深记在了心底。

2020年4月23日，作为镇江市第四批援疆干部，我们从南京直飞伊宁市，傍晚抵达后到花城宾馆隔离，五天后来到了可克达拉市河滨饭店，晚餐后我们跑上可克达拉大桥，向西望去，一无阻挡，河水像条玉带，蜿蜒在旷野之间；夕阳渐渐落入境外，桥南高低迤迤的山脉，桥北成片的建筑群，以及渐绿的树林与田野，宁静且美丽，因为陌生而充满好奇。那夜入睡前，我写了首小诗《可克达拉城外有感》：雪山极目远，落日醉天涯；水流如夜曲，蛙鸣似吾家；欣能戍边至，自当挥汗洒；三年多劳碌，万里添繁花。

之后我被分到第四师70团，离可克达拉50多公里，团里领导和同事对我很热情，让我很感动；我积极适应环境、进入角色。去了没几天，镇江援疆前指潘杰副组长到团里检查工作，团政委一再和潘组长说，我们好不容易来了个援疆干部，不能把他调走呀。没想到三个月后，我被抽调到第四师商务局工作。招商引资是四师大事，师里从援疆干部中抽调2人到商务局，协助

开展招商工作。商务局只有六七个人，人少事多，我们积极克服疫情影响，举办网上招商、云签约活动，又到成都召开招商推介会，编制“十四五”商务工作规划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我住在可克达拉市府佳苑，离四师机关大院约3.5公里，为了上班方便，我到66团买了一辆电动车，休息时去伊犁河边看风景，去66团菜市场买菜，逛逛66团巴扎，菜场的油炸小鱼、驼背凉皮等都是我的最爱。我骑着电动车几乎寻遍了可克达拉每个角落，向西最远到了惠远古镇。

去的最多是伊犁河，看河上飞翔的灰雁、白鹤还有天鹅，看南岸的沙枣林、远处的乌孙山，看维吾尔族青年在河边举办的婚礼。尤其是河东首自然形成的一个小湖面，因为环境优美飞来了几只黑天鹅，城建公司又建了观览亭等配套设施，我去了多次，尤其是夕阳西下时，长长的余晖洒在湖面，天鹅及其他水鸟自由游弋，大朵的白云变幻出多种姿态，蓝天纯净得像孩子的眼睛，非常漂亮。

伊犁河不但风景秀丽，还好像我故乡的大运河。我的故乡是江苏泗阳，县城南侧是东西流向的京杭大运河，河上有条桥，河边有个泗水阁，与伊犁河、以及河上的可克达拉大桥等位置相仿。我站在伊犁河北岸，看着眼前情景，就会想起我的故乡，以及故乡的亲友；我的目光一次次向南望去，越过伊犁河、沙枣林，越过乌孙山，越过千山万水，飞向江南。

更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在商务

局工作四个月后，我又被抽调到第四师党委办公室，负责督查和信息工作。为解决信息稿件数量和质量不高的问题，我动了不少脑筋。每月召开两次信息员会议，每人上报2篇信息；加强与兵团信息室联系，争取一名小伙子去跟班学习半年；我主动到各机关部门、团场举办信息写作讲座，几乎走遍了18个团场，一直干到2023年4月援疆结束。三年中，四师信息工作在兵团14个师中持续列前3名，四师连续三年被兵团评为信息工作先进单位，我个人先后荣获兵团信息报送工作先进个人，兵团第十批省市援疆工作先进个人，并记二等功1次。

援疆三年，因为受疫情影响，我几乎没怎么走出伊犁州。尽管还不知其他城市的模样，但我认为，可克达拉应该是新疆最美的城市之一。每一条道路、河流，每一片条田、树林，还有29个城市公园，规划建设都很完美，苹果、沙枣、海棠果、山楂等各种果树，在路边随处可见。可克达拉在夏天是避暑胜地，尽管气温也会升至30℃，但只要有树荫遮挡的地方就不热，房子里不用开空调，夜里还要盖上薄被；冬天也不算冷，尽管也会降至零下20℃，但屋里都有暖气，

进屋就要脱去外套，温暖如春。

可克达拉一年四季空气质量几乎是全优，每时每刻都是新鲜空气；四季里最美的是盛夏，进入5月，可克达拉的春天来了，杨柳叶子绿了，玉米种子渐高。薰衣草悄然开放，紫色的花儿慢慢变大。条田上的冬麦快熟了，金黄色的麦浪随风起伏，感觉到了盛夏的江南。我走在田头，黄色的是麦穗，绿色的是玉米，紫色的是薰衣草；仰望苍穹，蓝天为底，白云飞翔；远处天山巍巍，长龙般迤迤，山顶上积雪皑皑；看着这些美景，我的心会情不自禁飞扬起来，就在手机上编写小诗。

援疆三年，可克达拉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，尤其是结识了许多四师的好友，让我感动并深深地记着。为此，我创作了100多首诗歌，出版了诗集《援疆：伊犁河畔的守望》，表达我对可克达拉的热爱与赞美。还撰写了11万字的纪实散文《援疆记忆》，记录我援疆三年里的点点滴滴。

对口援疆是国家战略，镇江与四师可克达拉市结对多年，是兄弟城市。可克达拉是我的第二故乡，我永远不会忘怀，多次梦回可克达拉。



为爱下厨

■ 文/王建国

小时候，我们家一日三餐，大多是奶奶张罗，母亲主要负责田间农活。随着奶奶年岁渐高，家里来客以及逢年过节，改由母亲在厨房“大显身手”。

外婆是乡厨。同村或邻村人家有红白喜事，都邀请外婆去掌勺，而且外婆的厨艺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可。母亲年少时跟着外婆给人家备酒席，在外婆的言传身教下，母亲虽然不识字，也未正式“拜师学艺”，但她聪明，好多事一看就明白，厨艺也日渐精进。母亲虽没有成为像外婆那样的乡村大厨，却也有一些外婆亲手传授的拿手好菜。

在耳濡目染下，我下厨房起步也比较早。年少爱下厨，得归功于我的母亲。母亲自我年幼时，记得也就七八岁吧，甚至是更早，我记不清了，就领着我一起洗菜、淘米、生火、煮饭、做菜。

“农忙到、无老少”，大人们都下田劳作，年幼的我还干不了颇费体力的农活，在家留守做家务和做饭菜的责任往往交给了我。母亲会帮我洗切好菜，用调

羹舀一点油，告诉我加多少盐，菜什么时候出锅，剩下的就是中午前我踮着脚在灶台前炒菜，还要来回往灶膛里添上母亲准备好的草把子。家人们每每吃到我做的饭菜，总会调侃一下我：“就是将来打光棍，也不会被饿死的！”做农活不从心的我，除了读书学习不要父母担心外，自然也就更喜欢下厨。为了家人可以吃饱吃好，如何做饭菜更好吃，每次我都请奶奶、母亲提提改进意见，也算是取众人所长，进自己厨房。

长大成家后，家里的厨房变为夫妻俩谁先到家谁做饭，厨房自然就成了我们的领地。买菜做饭，成了我们的日常。每逢休息日，我必然要进行一次食材大采购。我喜欢逛菜市场，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。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，我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和家人的口味选择，拥有绝对的“话语权”，还有生发感悟思考的闲情雅致。在肉摊前，看着摊主用刀把排骨斩成块，无比豪爽，觉得人生也该有这种大刀阔斧的快意情思；在水果摊前，看着

各种水果整齐地罗列着，又觉人生也该有这种规则有序的笃定；在包子铺，各种菜馅的包子让人垂涎欲滴……琳琅满目的物品让人目不暇接，有人选择肉类，有人选择鱼虾，有人选择鸡鸭，有人选择蔬菜，有人选择豆制品……在精打细算中度过美好时光。萝卜青菜，各有所爱，但鲜有人空手而归，这如同人生，有取有舍才有趣。

进了厨房，择菜、洗菜、切菜、煎炸煮炖、烧卤炒熘的过程看似琐碎，但这一道道简单又不可少的工序正是做出美味的必经之路。用心做食物，会在乎它的每一处细节，形状、色泽、气味，只许刚刚好，甚至连最后的装盘，都要精心精致。酸甜苦辣，百味人生。每当看见家人开心品尝，特别是看见孩子到最后问“下次还能再做些吗”的时候，也许就是对我的厨艺最高的褒奖了。如今，孩子每次回家，吃着我们精心准备的可口饭菜，他总情不自禁地说：“我就爱吃家中的饭菜，比外面店里的都好吃！”我清楚地知道，孩子将来有

自己的生活和事业，难得回家看看也是常态，但我希望他回家时，会端出一桌他爱吃的菜；或者，当他遇到压力的时候，能想起家里有他爱吃的菜肴，慰藉自己……就如今天的我，永远记得母亲的柴火灶的味道。

母亲已逾古稀之年。每次回老家探望父母或者逢年过节，我总爱系上围裙，挽起袖子，拿起锅铲，弹奏厨房锅碗瓢盆交响曲，毛遂自荐“化身”为爱下厨的家庭“主男”。母亲总是拦着，不让我插手厨房的活。妻子笑说，史上有名的厨师男的居多，那位最擅长解牛的庖丁名冠天下。母亲没有念过书，断然不知道庖丁，但却开心地笑了。我知道，那是善解人意的妻子帮我们“解围”。能与家人边拉家常边做佳肴，也是我更愿意在柴米油盐、煎煮炖炒中花费时间和精力，却乐此不疲的主因。

家的温暖，莫过于从厨房飘逸出阵阵饭菜的香味，这就是熟悉的家的味道。亲情，在氤氲袅袅的厨房中历久弥坚。